

# 燃尽生命，照亮寒门学子走出大山之路

## ——追悼“贵州爷爷”胡澄东先生

**前言：**2016年8月27日，香港慈恩基金会义工**胡澄东**先生在香港家里从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72岁。胡澄东先生退休后，在亲友介绍下加入慈恩基金会，在他人生最后的十年走遍了贵州、四川、广西、甘肃等地，建校、助学从未间断，每一座大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无数学子和家庭因为他而改变命运。2006年胡先生发起“致知助学金”资助贵州等地的贫困生上大学，并亲自指导受助学生，他的真诚和慈祥感动每个学生，大家亲切地叫他“胡爷爷”。他去世的前一晚还在熬夜给学生发放助学金，燃尽了生命的最后一刻，照亮无数寒门学子走出大山的道路。他的离世引发贵州省各地政府、老师和学生的自发悼念，吊唁信件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悲泣山河。胡澄东先生对贵州教育的贡献无可比量，因此贵州学子发自内心地尊称他为“贵州爷爷”，古今唯一。作为“致知助学金”的受助学生之一，我幸运地与胡爷爷相识7年，爷爷对我恩重如山，点点滴滴，三生难忘。谨以此文永远缅怀我们最敬爱的“贵州爷爷”——胡澄东。

我傻傻地重复拨打您的电话，多么希望再听到您那熟悉亲切的声音。可是一直没有应答，嘀声留言后再也没回复……爷爷，您真的走了？怎么就这么突然地走了……！

我第一次见到您是2009年的夏天，那时我考取了名校武汉大学，全家人都好开心但却为高昂的学费发愁。就在这时，上天派您来了：一个和蔼可亲的老爷爷，不远千里跋山涉水从香港到贵州帮助我们上大学。记得您到我家时，看着我家偏僻的老房子，鼓励我上大学要努力学习，安慰我父母不要担心，您会尽量帮我们。因为您，我大学四年才能没有经济压力得以安心读书。2011年暑假，我陪您去做义工，您带我走遍贵州并耐心地教我做人做事；2012年初春，您和徐逸新爷爷到武汉看望我们，我和同学们带您们从武大走到华科再逛华农……我陪您们去看长江大桥，登黄鹤楼，您说要站得高才能看得远，鼓励我到外面世界看看（我那时想着保送研究生混毕业工作就算了）。后来我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到加拿大学习的机会，临行前，您一定要往我的银行卡里汇款，我很感动但告诉您奖学金够用的，请求您把钱给其他同学，您强行汇款给我，说：“孙子去远方，爷爷不放心，当然要给多点零花钱”，让我感动不已。在加拿大学习一段时间后，我告诉您我想回国，想转专业到香港学习社会工作，像您们一样帮助他人。您不赞同但鼓励我去尝试，如您所料，所有的大学把我拒之门外。2013年夏天从武大毕业后我只好先到珠海工作（在珠海工作的英文名是您给我取的--Paul）。您担心我沉沦丧志，和徐爷爷到珠海看我，我和另一同学徐尧带您们在圆明新园散步，我给您说：“爷爷，我想通了，我要继续读计算机，只有把自己变强大了，才能帮助更多的人。”您很高兴地说：“去年你要转读社工，我没有阻止你就是想让你自己试试什么路适合自己。”为了帮我的入学申请加分，您一遍遍地耐心帮我修改推荐信，在您的祝福下，我幸运地获得政府博士奖学金到香港继续深造。2014年夏天我辞职离开珠海，趁开学前的假期陪您再到贵州各地助学，而这次您不再把我当小跟班了，而是让我独当一面去另一小组和其他义工帮助更多学生。

您带给学生们的远不只经济资助，更重要的是亲力亲为教我们做人做事。您不远千里为无数家庭带去快乐和福泽，真诚无私地为每个学子送去祝福和鼓励。记得第一次跟您去做义工的时候，您到每户人家都会说“谢谢你们接受我们的帮忙”，那时我不解，心想您花钱出力这么辛苦帮我们还要反过来感谢我们？后来才渐渐懂得您的伟大，您是在小心翼翼地保护每个受助人的尊严啊！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认自己的无能而接受他人的帮助和施舍的！您把自己放在卑微的位置而不是“高高在上”施舍他人，这是多么崇高的境界啊！您经常为了能赶到学生家里顾不上吃饭睡觉，甚至不顾生命危险。记得有一次我们要去一学生家里，只能骑摩托车进山，因为路不好走我被甩下车裤子磨破了膝盖也流血了，还好我年轻骨头硬，要是不幸换做您想想都后怕……我们千辛万苦到访每户人家后，您满怀笑容耐心地询问学生家人的情况。学生家把您当做贵客热情招待，而您总是婉拒在学生家里用餐，因为您深知淳朴的山民会把家里最好的食物招待您，您不忍心让他们破费。实在无法拒绝的，您用餐致谢后都会给红包补偿。对每个学生，您总是那么上心，几百个学生给您发邮件，您都一一耐心回复，有时候您实在忙不过就转给我帮忙，我看到很多新同学一些幼稚的问题，又气又笑，而您总是交待我不能马虎要好好解答同学们的问题。您对他人大方对自己吝啬甚至刻薄：每次到学校看望学生都从香港大包小包带各种礼物（U 盘、铅笔、巧克力）……家访时您会从酒店早餐带鸡蛋给村里的小孩子，看到老人家更会一一给红包；而您的毛巾要洗烂了才舍得扔掉，牙刷也是从上一个酒店带来的，您的那双皮鞋补了又穿，您那老诺基亚手机用了十几年（上个月我说要给您买个新手机，不贵，您又怕我花钱坚持不要，说别人送了一个给您了）……记得有一次，您为了省几块钱，瘸着腿跑遍册亨县城的大街小巷终于找到一家便宜的理发店，兴高采烈地回到酒店跟徐爷爷“炫耀”您的新发型只花了 5 块钱。

年复一年，您的体力越来越弱，可是资助的学生越来越多。这几年每次助学都超过 100 个大学生，每个学生您都要挨家挨户走到，路再远再难，您都不放弃，有些学生家庭较好，可以不用资助，您也不忍放弃。每次从山区收集到贫困学生的信息，回港后又要四处寻找捐方，资金不够您就用动用自己的退休金。把每个学生的款项落实后，还要为每个学生分配指导者，人手不够，您亲自指导多个学生，耐心指导做人做事。遇到不听话的学生，您着急，遇到要退学的同学，您更心急，让我一次次打电话询问情况劝说他们复学（有些“熊孩子”的行为真的气人，可是您总是教我耐心劝解，并尊重他们的意思，也不要他们退回助学金）。有些学生不好好学习本该停止资助，您却一再包容他们给他们机会。您怕我们读书太少，鼓励我们毕业了继续深造，没钱读您就继续资助。每次和学生在一起，您都笑得非常开心，再苦再累您都觉得值得。您经常告诫我们：“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诚实有用的人。”

虽然慈恩基金会的义工不少，可是基金会的资助项目也很多，您不仅负责致知助学，还有教学楼、学生宿舍、卫生室等。从项目选址到奠基再到竣工，您都要亲自到场，有些地方政府想糊弄您，您火眼金睛揭穿他们保证让每一分善款落实到项目上。低调的大明星古天乐或许就是看中您们这样的精神，才放心把他的基金交给您们打理，在内地捐建超过 61 所学校。除了基金会的项目之外，遇到其他求助，您还热心搭桥牵线引进其他爱心基金的援助，仅在一个贵州黔西南州，您就带去了近亿元的各类项目帮扶当地教育、卫生事业。

您和徐爷爷对我恩重如山，我来香港读书就可以多陪陪您们，因为我早已把您们当作亲爷爷一样敬爱。在香港的这两年，我可以经常如愿去看望您和徐爷爷，帮您做点小事，我很幸福。每次出国开会，我都会幸福地为您们精心挑选礼物，回到香港送给您和徐爷爷时，其他义工长辈们羡慕不已，我知道您们很开心。每次去看您，劝您别太辛苦有什么事吩咐我做就行，您总是说“开心就不辛苦”；您怕我被“宠坏”，7年来严格教育我做人做事（每次跟您吃饭，您都要“逼我”吃干净所有饭菜）；您看着我成长守着我飞翔，可我还未好好孝敬您，还未来得及邀请您参加我的毕业典礼，还未结婚请您做证婚人，还未给您磕头敬茶，还未成就事业让您不再奔波辛苦……您都等不及了，我还是太慢了，就像几天前给您电话问您要不要我帮忙给学生发助学金，您“骗我”说：“太迟了，我都弄好啦，明年到家里住几天帮爷爷转账给几百个学生。”从小山村到珞珈山，从武汉到珠海，从加拿大到香港，再到阿根廷、迪拜、日本，我一直在努力地追逐您的脚步。您在我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守护着我，看着我一步步成长，没有爷爷您，就没有我的今天。在众多学子中，我那么幸运跟您最亲最近，可我却没有好好地保护您……我很难过和内疚，爷爷，您对我的帮助远多于我对您的孝敬。

昨天去您家前，我、徐尧、还有基金会的义工们在上次您带我去的教育学院的餐厅吃午饭，就在我们那天坐的那台小桌前面。用餐时，Brenda阿姨含泪对我说“以前跟我们吃饭，你总要抢着买单，爷爷总说下一次让你买，这次给你来买，不要等下一次了。”真谢谢他们给我机会替爷爷您招待他们（按贵州习俗，主人要请探丧的亲友吃饭以表谢意）。坐在您的椅子上打开您的电脑，查看您助学的各银行账户，看到您最后一次给学生打钱是去世前凌晨近一点，几百个学生的助学金（每人 5000-8000RMB），为了省手续费，您把每笔钱分几次转，而且您连夜赶工已经完成90%……您总是担心学生开学没钱交学费，凡事亲力亲为，燃尽生命的最后一刻照亮山区孩子们的大学梦。昨天在家里，您的老朋友唐爷爷见到我，抱着我哭得喘不过气，他接受不了您这么突然的离去。徐爷爷在外心痛无言。以前我开玩笑说您和徐爷爷、唐爷爷是三个老顽童，如今您先跑了，只剩下两个老顽童了。爷爷，您知道吗，我打开您的电邮和手机，满满的都是学生的不舍：“胡爷爷，我不相信他们说您走了，求求您给我回一个短信，好吗？”。从贵州到香港，从政府到民间，从老师到学生，成千上万的人在为您的突然离去而哭泣，悲泣山河。我们致知助学群里的 350 个学生这几天的泪水已经洒满大地……这两天许多学生联系我说，他们本计划好 9 月、10 月来看您，前几天还在和您联系，您还在细细询问他们来港的住所是否安排妥当……然而忽如一梦，远隔天边，阴阳相隔。这几天我收到一百多封学生给您的信件，满是对您的感恩、回忆和不舍，我们把孩子们给您的信做成了小册子，您在天堂想我们的时候就打开看看。或是上天觉得您太累了？天主不忍看您再到山区奔波就把您从睡梦中偷走……？爷爷，您那天让我再看一次您未走过的那些世界胜景，我说：“爷爷，这些剩下的地方我陪您去。”爷爷，您忘了我们的约定了吗？您怎么忍心让我一人独去？爷爷，我知道您牵挂学生们，您放心，我会尽力帮您完成您的心愿！

因为香港的规定，我到现在还没有见到您。香港怎么会这么残忍而冷酷啊（在香港，生者压力大，死了还不能很快入土为安，让亲朋好友经历漫长的痛苦和折磨），怎么忍心把您一个孤零零地留在那个冰冷的太平间呢？要在贵州，儿孙满堂将您围住，灯火通明，守着您说话，多好啊！不过这样也好，看不到您躺在那里，我就不相信您走了，感觉您还在身边，未曾离开，只是调皮给大家开玩笑躲起来了，您怎么舍得我们呢？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间！

一个香港人，十余年间走遍贵州、四川、广西、甘肃等地，建校、助学从未间断，每一座大山都留下了您的足迹，您燃烧了自己，照亮我们走出大山的道路，无数学子和家庭因为您而改变命运。您比每个贵州人都了解贵州，请允许我们“自私地”尊称您为“贵州爷爷”。您亲力亲为，凡事尽量不去麻烦别人；您勤勤恳恳，每件事都做得漂亮利落；您低调务实，电视台采访您总尽量避开；您慈祥博爱，爱学生胜过爱自己；您菩萨心肠，助人无数更是渡人大千！

—— 您永远的孙子： 史启权（QQ）

2016年8月29日 于香港浸会大学

**后记：**昨天终于在香港殡仪馆见到了爷爷，他安详地躺在那里睡觉（我以为我经历了是是非非已经很坚强了，可那一刻，我还是不禁泪流满面）。昨天五位同学从深圳、广州和上海来香港和我一起陪爷爷（很多同学来不及办理通行证无法前来）：我们好幸福，可以一晚上守在爷爷旁边陪着他说话（香港很多年已经不流行通宵守灵了），看着他安详地睡觉，以后不用再奔波劳累。爷爷女儿让我把此文打印了160份与吊唁的亲友分享——因为爷爷太低调了，很多亲友都不是很清楚他退休后的义工点滴，更不知道爷爷这么伟大改变了这么多学生的命运。他的家族很大（后来他弟弟告诉我说胡雪岩是他们的太公！），很多亲友读了此文也被爷爷的伟大深深感动，悲泣不已。亲友分享环节，我代表全体学生表达我们的爷爷怀念、感恩和不舍，可惜时间有限只有短短几分钟，爷爷的故事给我三天三夜都说不完。他是我们的贵州爷爷，古今唯一。灵堂摆满了世界各地亲友敬献的花篮，包括古天乐慈善基金的，还有古天乐本人敬献的花篮（爷爷很低调，帮助也低调的古天乐基金捐建了许多学校，古天乐大概也被爷爷所打动了），当然贵州各地学校和政府的花篮也不少。

分别的时刻还是来临，今天早上很荣幸我和大师姐为一起为爷爷扶灵出殡，送他去天堂。虽然以后很难看见到他了，可是我一直觉得爷爷未曾离开，都在我身边，看着我、我们，去完成他的心愿，在爷爷的引导下传承他的精神延续这份爱！

QQ——2016年9月14日

